魏書

十五

リ 8
1735
129

任城王

任城王雲年五歲恭宗崩號哭不絕聲世祖聞之而呼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和平五年封拜使持節侍中征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顯祖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聽理民訟甚收時譽延興中顯祖集羣寮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未之有革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頤神清曠者冢副之寄宜紹寶曆若欲捨儲輕移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輒改神器上乖七廟之靈下長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

由願深思慎之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
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譏深
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沖
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傾心欲隆獨善不以
萬物爲意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顯祖曰儲宮正統受終文祖
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高祖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
都督從顯祖討之遇於大磧事具蠕蠕傳後仇池氐反以雲爲征
西大將軍討平之除都督徐兗二州緣淮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
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顯祖不許雲悲號動疾
乃許之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
受顯祖聞而嘉之復拜侍中中都大官賜帛千匹羊千口出爲冀
州刺史仍本將軍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
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還使持節都督陝西諸軍事征南
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庶獄挫抑豪
彊羣盜息止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匹太
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贈襚諸子奉遵其旨喪至京師車
駕親臨哭之哀慟贈以本官謚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

雲長子澄字道鎮少而好學及康王薨澄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
北大將軍高祖時蠕蠕犯塞加澄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
之蠕蠕遁走又以氐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
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澄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
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當爲宗室領袖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
記之我不妄談人物也梁州氐帥楊仲顯婆羅楊卜兄弟及符叱
盤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爲山（北雍本作凶）狡澄至州量彼風俗誘導懷附表送

婆羅授仲顯循城鎮副將楊卜廣業太守叱槃固道鎮副將自餘
首帥各隨才而用之款附者賞違命加誅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款
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馬一匹以旌其能後轉征東大將軍開府
徐州刺史甚有聲績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高祖詔澄曰昔鄭
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
國寡弱攝於彊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
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爲得而叔向議示不忘古可與論
道未可語權高祖曰任城當欲爲魏之子產也澄曰子產道合當
時聲流竹素臣既庸近何敢庶幾今陛下以四海爲家宜文德以
懷天下但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愚
謂子產之法猶應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華變深
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刱改朝制當與任城

共萬世之功耳後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蕭賾使庾蕤來朝蕤
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融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
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
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
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爲七言連韻與
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後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
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
蒦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澄進曰
易言蒦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
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蒦命此非君人
之卦未可全爲吉也高祖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
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

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父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昇階遙謂曰向者之華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爲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高祖詔曰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華今眞所謂華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高祖至北部遂幸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序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鬢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甲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兇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徙御殷洛經瀍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

恩而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
忠懿比干稽紹皆是古之誠烈而朕務濃於比干禮略於稽紹情
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蕭
鸞既殺蕭昭業而自立昭業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分遣
諸將車駕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誠之使不復重來高祖引澄
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沖等議之高
祖曰比得邊州表云襄陽慕化朕將鳴鑾江沔為彼聲勢今復表
稱更無後信於行留之計竟欲如何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高
祖曰衆人紛紜意見不等朕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使言理
俱暢者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為應留之議朕當為宜
行之論諸公俱坐聽得失長者從之於是高祖曰二賢試言留計
也沖對曰臣等正以徒御草創人斯樂安內而應者未審不宜輕

爾動發高祖曰襄陽款問似當是虛亦知初遷之民無宜勞役脫
歸誠有實即當乘其悅附遠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略平江北如其
送款是虛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士蒼生知君德之所在
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脫降問是實而停不撫接不亦稽阻款誠
毀朕大略也澄曰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
詐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累相攜始就洛邑居無一椽
之室家闕儋石之糧而使怨苦即戎泣當白刃恐非歌儛之師也
今茲區宇初構又東作方興正是子來百堵之日農夫肆力之秋
宜寬彼遠誅惠此民庶且三軍已援無稽赴接苟其款實力足納
撫待尅平襄沔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為往返恐挫損天威更
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下矜詩人由庚之至詠輯寧新
邑惠康億兆而司空亮以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外

見旌鉞既張而有憂色每聞談論不願此行何得對聖顏更如斯之語也面背不同事涉欺佞非所謂論道之德更失國士之體或有傾側當由公輩佞臣李沖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願陛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懼征行唯貴與賤不謀同辭仰願聖心裁其可否高祖曰任城適以公等從朕有如此論不從朕者何必皆忠而通識安危也小忠是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既愚闇不識大理所可言者雖涉小忠要是竭盡微款不知大忠者竟何據高祖曰任城脫居台鼎之任欲令大忠在已也澄曰臣誠才非台鼎智闕和鼎脫得濫居公鉉庶當官而行不負憑志高祖大笑澄又謂亮曰昔汲黯於漢武前面折公孫食脫粟飯臥布被云其詐也于時公孫謙讓下之武帝歎汲黯至忠公孫長者二人稱賢公既道均昔士願思長者之言高祖笑曰任城欲自比汲黯也且所言是公未知得失所在何便謝司空也駕遂南伐五等開建食邑一千戶後從征至懸瓠以篤疾還京駕餞之汝濆賦詩而別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閤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魚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次之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無西曰遊凱廡無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不敢辟元凱之譽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逮何得默

爾不示德音卽命黃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
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上千萬歲壽高祖曰卿向以燭至
致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高祖曰燭至辭退庶姓
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又從幸鄴還洛以出納之勞增邑五百戶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
尚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頤表
其狀高祖召澄入見凝閑堂曰適得陽平表曰穆泰謀爲不軌招
誘宗室脫或必然遷京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
此事非任城不辦可爲我力疾向北如其弱也直往擒翦若其勢
彊可承制發并肆兵以珍之雖知王患既是國家大事不容辭也
澄曰泰等愚惑正戀本爲此非有遠圖臣誠怯弱不憚是輩雖復
慮悞豈敢有辭謹當罷盡心力繼之以死願陛下勿憂高祖笑曰

得任城此行朕復何憂也遂授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
州事行達雁門太守夜告泰已握衆西就陽平城下聚結唯見弓
仗澄聞便速進時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須依敕召兵然後
徐動澄曰泰既構逆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爲似當勢弱
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
行出其不意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卽擒泰民情怡然窮
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儁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皆獄禁具
狀表聞高祖覽表大悅召集公卿以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謂
社稷臣也尋其罪案正復皐陶斷獄豈能過之顧謂咸陽王等曰
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辦此車駕尋幸平城勞澄曰任城此行深副
遠寄對曰陛下威靈遠被罪人無所逃刑臣何勞之有引見逆徒
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高祖顧謂左右曰昔仲尼云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然聖人之聽訟殆非常人所匹必也無訟今日見之矣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布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高祖幸鄴值高車樹者反叛車駕將親討之澄表諫不宜親行會江陽王繼平之乃止高祖還洛引見公卿高祖曰營國之本禮教爲先朕離京邑以來禮教爲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高祖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寇帽而著小襦襖者若爲如此尚書何爲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皆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許一羣婦人輩寄事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爲舉天下綱維爲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高祖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又曰我遣舍人宣詔何爲使小人聞之澄

曰時雖有幹吏去榜亦遠高祖曰遠則不聞聞則不遠既得聞詔理故可知於是留守羣臣遂免寇謝罪尋除尚書右僕射肅寶卷遣其太尉陳顯達入寇漢陽是時高祖不豫引澄入見淸徽堂詔曰顯達侵亂沔陽不安朕不親行莫攘此賊朕疾患淹年氣力憊敝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城必須從朕澄涕泣對曰臣謹當竭股肱之力以命上報遂從駕南伐高祖崩澄受顧命世宗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寶卷圖爲叛逆寶卷遣俞公喜送敕於肅公喜還南肅與裴叔業馬爲信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歸第尋出爲平西將軍梁州刺史辭以母老除安東將軍相州刺史復固辭改授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尋徵赴季秋講武除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

頻表南伐世宗不許又辭母老乞解州任寢而不報加散騎常侍
澄表曰臣參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願亦聞之又昔在恒代
親習皇宗熟祕序疑庭無闕日臣每於侍坐先帝未嘗不以書典
在懷禮經爲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夙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
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脩述學宮
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茲將廢臣每惟
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宴安之辰於是乎在何
爲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興焉聖明之曰而使宗人之訓闕焉
愚謂可敕有司修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
月將詔曰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訓無應久廢尚書更可量
宜脩立澄又表母疾解州任不聽蕭衍將張囂之寇陷夷陵戍澄
遣輔國將軍成興步騎赴討大破之復夷陵囂之遁走又遣長風
戍王奇道顯攻蕭衍陰山戍破之斬其戍主龍驤將軍都亭侯梅
興祖仍引攻白亭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關內侯吳道爽澄表
曰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泥滋湖周回四百餘里東關合江之
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必同晉
陽之事矣又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
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
纂集士馬首秋大集則南瀆可爲飲馬之津霍嶺必成徙倚之觀
事貴應機經略須早縱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無虞若猶豫緩
圖不加除討關塞既成襄陵方及平原民戍定爲魚矣詔發襄定
灑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
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先是朝議有南伐之意以蕭寶寅爲東
揚州刺史據城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

之節度至是勒兵進討以東關水衝大峴險要東關縱水陽石合肥有急懸之切不圖大峴則歷陽有乘險之援淮陵陸道九山水路並宜經略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總勒大衆絡繹相接而神念尅其關要頴川二城斬衍軍主費尼而寧朔將軍韋惠龍驤將軍李伯由仍固大峴澄遣統軍党法宗傅豎眼等進軍尅之遂圍白塔韋城數日之間便即逃潰衍青溪戍望風散走衍徐州刺史司馬明素率衆三千欲援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規固淮陵寧朔將軍王懽負險焦城法宗進克焦城破淮陵擒明素斬伯鄰其濟陰太守王厚彊廬江太守裴邃即亦奔退詔澄曰將軍文德内昭武功外暢奮揚大略將蕩江吳長旌始舒賊徒懾氣銳旅方馳東關席卷想江湖弭波在旦夕耳所送首虜並已聞之初澄出討之後衍將姜

慶真襲據壽春外郭齊王蕭寶寅擊走之長史韋績坐免官澄以在外無坐遂攻鍾離又詔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有可尅如至四月淮水泛長舟行無礙宜善量之前事提也此實將軍經略勲有常焉如武以水盛難圖亦可爲萬全之計不宜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蕭衍冠軍將軍張惠紹遊擊將軍殷遷驍騎將軍趙景悦龍驤將軍張景仁等率衆五千送糧鍾離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等邀擊惠紹等大破之獲惠紹殷遷景仁及其屯騎校尉史文淵等軍主以上二十七人既而遇雨淮水暴長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頻表解州世宗不許有司奏軍還失路奪其開府又降三階時蕭衍有移求換張惠紹澄表請不許詔付八座會議尚書令廣陽王嘉等奏宜還之詔乃聽還後果復寇邊轉澄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橫調百姓煩苦前後牧守未能蠲

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口禁造布絹不任衣者毋孟太妃薨居喪毀瘠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於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世宗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肅宗沖幼朝野不安澄疎斥不預機要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爲尚書令於是衆心忻服又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初正始之末詔百司普昇一級而執事者不達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奏曰竊惟雲構鬱起澤及百司企春望榮內外同慶至於賞陟不及守宰邇來十年寃訟不絕封回自鎮遠安州入爲太尉長史元匡自征虜恒州入作宗卿二人遷授並在先詔應蒙之理備在於斯兼州佐停私之徒陪臣郡丞之例尚蒙天澤下降榮及當

時然參佐之來皆因府主今府主不霑佐官獨預棄本賞末愚謂未允今計刺史守宰之官請準封回悉同汎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訟者元元之心詔曰自今已後內外之事嘗經先朝者不得重聞澄奏曰臣聞堯懸諫諍之木所以廣耳目於衢堯達四聰於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遠累聖相承於今九帝重光疊照汚隆必同與奪隨時道無恒體思過如渴言重千金故稱無諱之朝邁蹤三五高祖沖年纂曆文明協統變官易律未爲違典及慈聖臨朝母儀寓縣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深枉者仰日月於九泉微屈者希曲照於盆下今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斯誠奉遵之本心實乖元元之至望在於謙挹有乖舊典謹尋抱枉求直或經累朝毫釐之差正之宜速謬若千里駟馬弗追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諍子君有諫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以防

川之論小決則通鄉校之言擁則敗國矧伊陳屈而可抑以先朝
且先朝屈者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事濁僻空文致法以誤
視聽如此宪塞彌在可哀僭之與濫寧失不經乞收今旨還依前
詔詔曰省奏深體毗贊之情三皇異軌五代殊風一時之制何必
詮改必謂虛文設旨理在可申者何容不同來執可依往制澄表
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意欲皇太后覽之思勸戒之益又奏
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
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
五調之外一不煩民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
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任七
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
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

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
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蕃兵代之靈太后下
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
師澄奏宜以東中帶衆陽郡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彊兵
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彊兵
如此則深根固本彊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
同乃止澄又重奏曰固本宜彊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
況今南蠻仍獷北妖頻結來事難圖勢同往變脫暴勃忽起振動
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
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兼總民職省官實祿於是乎在求還依前
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
四顧之憂姦充絕窺覦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至遠鎮衣食

無資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給糧一歲從之尋以疾患求解任不許蕭衍於浮山斷淮爲堰以灌壽春乃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彭宋尋淮堰自壞不行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脩警備之嚴詔不從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塘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奏其事遂寢不行澄又奏曰臣聞賞必以道用防淫人之姦罰不濫及以戒良士之困刑者刪也每垂三宥秉律執請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大之獄察之以情一人呼嗟或虧王道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由也竊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

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太平之世草不橫伐行葦之感事驗隆周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民命傷理敗法往年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自開古以來明明之世未聞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刼之狀察其拷殺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之澄當官而行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大便於時前來尚書文簿諸曹須則出借時公車署以理冤事重奏請直案澄執奏以尚書政本特宜遠慎故凡所奏事閣道通之蓋以祕要之切防其宣露寧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內猶設禁外更寬也宜繕寫事意以付公

車詔從之西域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遣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霊太后許之澄表曰臣聞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爲相載其清靜晝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爲先使在位羣官纂脩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忘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考課遷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

決聖目六品以下倒由敕判自世宗晏駕大宥三行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竭以臣愚見謂爲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亢辭帝慙而返夫以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回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儹道之死當時以爲達治歷代用爲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已以勵時靖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員勲妄考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舛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弊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澄又表曰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啟顙運籌制勝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績

武修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宴安於玄默然取
外之理要由内彊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覦
不已若遇我虚疲士民凋窘賊衍年老志張思播祲毒此之弗圖
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天機乾乾
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忿車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摽賞
忠清旌養人之器脩干戈之用斎能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
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膂力未衰愚臣猶
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銳於今燕弧冀馬之盛充牣在昔又賊
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弟闇悖釁逆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
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
高皇臥病親除顯達夫以萬乘之主豈忘宴安實以侵名亂正計
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以隋寧爲大任然頃年已來東西難

寇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剪除亦大損財力且饑饉之氓散
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悦民無豐資以
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
生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
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
難卒而因然妨民害財不亦宜戒今墉雉素修廐庫崇列雖府寺
膠塾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憩理務諸寺靈塔俱足致虔講
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
務令早就其廣濟數施之財酬商互市之弊凡所營造自非供御
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以務阜積庶府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
土簋而嫣德昭寢卑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

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覩願思前王一同之功畜力聚財以待時
會靈太后鋭於繕興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功費不少
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
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削奪百官事力費損庫藏兼曲賚
左右日有數千澄故有此表雖卒不從常優答禮之政無大小皆
引參決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民者必於諫諍雖不見用殷
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神龜二年薨年五十三贈布一千二百匹
錢六十萬蠟四百斤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
監護喪事詔百寮與喪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
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
王澄之塋也凶餘其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動左右百
官會赴千餘人莫不獻欷當時以爲哀榮之極第四子夔襲

夔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义專
權而夔恥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儀
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
子度世襲武定中金紫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夔兄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
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於
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
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門生討論同異于時四方無
事國富民康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爲樂而順下帷讀書篤志愛古
性謇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世宗時
上魏頌文多不載起家爲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
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

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慴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超轉中書侍郎俄遷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爲孝思所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义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又义謂順曰卿何謂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平北將軍恒州刺史順謂义曰北鎮紛紜方爲國梗乘乾舊都根本所繫請假都督爲國捍屏义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握國柄殺生由已自言天之歷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也义彌忿憚之轉爲安東將軍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快形於言色遂縱酒歡娛不親政事义解領軍徵爲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义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墓非唯宗親哀其寃酷行路士女見其一家七喪皆爲潸然莫不酸泣义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义之罪使天下懷寃太后嘿然不語就德興反於營州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返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言靈太后

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諍曰禮婦人夫喪自稱未亡人首去珠
玉衣不被綵陛下年垂不惑過甚脩飾何以示後世靈
太后慙而不出還入宮責順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
陛下盛服炫容不長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嘉
順才名偏相結納而廣陽王淵姦徽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淵自定
州被徵入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爲
淵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
奉辭於西遊園徵紇侍側順指之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語魏
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脇肩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
堪爲機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夔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
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雲邑二千戶又析奕邑
五百戶以封順爲東阿縣開國公順疾徵等問之遂爲蠅賦曰令

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門寄想琴書託情紙翰而蒼蠅小蟲往來牀
几疾其變白聊爲賦云遐哉大道廓矣洪氛肇立秋夏爰啟冬春
既含育於萬性又芻狗而不仁隨因緣以授體齊美惡而無分生
茲穢類靡盖於人名儔羣品聲損衆倫欹脰纖翼紫首蒼身飛不
能迴聲若遠聞點緇成素變白爲黑寡愛蘭芳偏貪穢食集桓公
之屍居平叔之側亂雞鳴之響毀皇宮之飾習戶庭營營榛棘
反覆往還譬彼讒賊虐受既通譖潤罔極緝緝幡幡交亂四國於
是妖姬進邪士來聖賢擁忠孝摧周昌拘於牖里天乙囚於夏臺
伯奇爲之痛結甫生爲之蒙災鴟鴞悲其室採葛懼其懷小弁隕
其涕靈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猶如此何況中庸與凡才若夫天生
地養各有所親獸必依地鳥亦憑雲或來儀以呈祉或自擾而見
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以告眞或天胎而奉味或殘軀以獻珍

或王皮而興禮或牢豢以供神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於國人非如蒼蠅之無用唯構亂於蒸民遂屬疾在家杜絕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撤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綵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頻請託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脉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歔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掷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子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恒規宋本作短垣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匹人雖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除征南將軍右光祿大夫轉兼左僕尒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屍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而問曰黃門何爲聲散偉以狀對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例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

定州刺史謚曰文烈順撰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今多亡
矣
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於順墓然
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涉歷書記爲司徒屬天平中爲奴
所害贈都督一冀二州諸軍事關二字將軍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
順弟淑淑弟悲並早卒
悲弟紀字子綱永熙中給事黃門侍郎隨出帝没于關中
澄弟嵩字道岳高祖時自中大夫遷員外常侍轉步兵校尉大司
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高祖聞而大怒詔曰嵩不能
克已復禮企心典憲大司馬薨殂甫爾便以鷹鴿自娛有如父之
痛無猶子之情損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後從平沔北累有
戰功除左中郎將兼武衛將軍高祖南伐蕭寶卷將陳顯達率衆
拒戰嵩身備三仗免胄直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斬獲萬計嵩於
兩日勇冠三軍高祖大悦而言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頓出
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資帛二千五百疋初高祖之發洛也馮
皇后以罪幽于宮內既平顯達回次穀唐原高祖疾甚將賜后死
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
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自遣之世宗即位以武衛將軍
兼侍中出爲平南將軍荆州刺史嵩言曰蕭寶卷骨肉相殘忠良
先戮臣下囂然莫不離背君臣攜貳十戈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
史蕭衍兄懿於建業阻兵與寶卷相持荆郢二州刺史並是寶卷
之弟必有圖衍之志臣若遣書相聞迎其本謀冀獲同心并力除
衍一衍之後彼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埸全固襄沔
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之地可一舉而收緣漢曜兵示以威

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援而接之總兵竫銳觀釁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怠懈之勢已著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詔曰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蕭衍尋克建業乃止除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安南將軍揚州刺史蕭衍湘州刺史楊公則率衆二萬屯軍洛口姜慶眞領軍五千據於首陂又遣其左軍將軍騫小眼軍主何天祚張俊興等率衆七千攻圍陸城嵩乃遣統軍封邁王會等步騎八千討之邁達陸城賊皆夜遁追擊破之斬獲數千公則慶眞退還馬頭衍徐州刺史昌義之屯據高皇遣三軍潛寇陰陵以淮水淺竭不通船艦屯於馬頭衍將田道龍何景先等領卒三千已至衡山規寇陸城寇並充逼嵩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援合肥小峴楊石頻戰破之衍征虜將軍趙華屯於黃口嵩遣軍司趙

熾等往討之先遣統軍安伯醜潛師夜渡伏兵下蔡華率卒四千逆來拒戰伯醜與下蔡戍主王虎等前後夾擊大敗之俘斬溺死四千餘人統軍李叔仁等夜襲硤石之賊又破之衍將姜慶眞專據肥汭冠軍將軍曹天寶屯於雞口軍主尹明世屯東硤石嵩遣別將羊引次于淮西去賊營十里司馬趙熾率兵一萬爲表裏聲勢衆軍既會分擊賊之四壘四壘之賊戰敗奔走斬獲數千溺死萬數統軍牛敬寶攻硤石明世守遵慶眞合餘燼浮淮下下蔡戍主王略截流擊之俘斬大半於是威名大振後爲蒼頭李太伯等同謀害嵩并妻穆氏及子世賢世宗爲嵩舉哀於東堂賻絹一千疋贈車騎將軍領軍諡曰剛侯

第二子世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除給事中東宮舍人伯父澄表求轉階授之於是除員外散騎常侍肅宗時追論嵩勳封世

儁衛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冠軍將軍宗正少卿又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武衛將軍河南尹尋除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轉征東將軍加散騎常侍那杲之亂圍逼州城世儁憑城拒守遂得保全孝莊時除衛將軍吏部尚書令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爲都督防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遙拜時論疾之前廢帝世爲驃騎將軍仍加尚書尤爲令朱世隆所昵出帝初加儀同三司改封武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世儁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爲中尉彈糾坐免官尋復本職孝靜初加侍中尚書右僕射遷尚書令世儁輕薄好去就詔送晉陽興和中薨贈侍中都督冀定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傅定州刺史尚書令開國公如故謚曰躁戾

子景達襲散騎侍郎

世賢弟世哲武定中吏部郎

嵩弟贍字道周高祖時自關大夫稍遷宗正少卿龍驤將軍光州刺史散騎常侍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頗愛書史而貪暴好殺澄深恥忿之絶其往來有四子

長子遠尚書郎

史臣曰顯祖之將禪讓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庭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其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鑾爲宗傑身因累朝寧濟夷險既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也順謇諤敘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陳之氣儁則裂冠之徒歟

戒之曰翁孝行著於私庭今問彰於邦國每欽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講武遠徵赴闕仰戀仁慈情在未已但長安鎮年饑民儉理須綏撫不容久留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內有饑餒之民翁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但能慎此是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終始之德成矣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文明太后高祖並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后令曰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不順法度黷貨聚斂依犯論坐將至不測卿等爲當存親以毀令爲欲滅親以明法羣臣咸以二王託體先皇宜蒙矜恕太后不荅高祖乃詔曰南安王楨以懿戚之貴作鎮關右不能潔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貪欲殖貨私庭放縱姦凶蹇絕訴訟貨遺諸使邀求虛稱二三之狀皆伏刑書昔魏武剪髮以齊衆叔向戮弟以明法克已忍親以率天下夫豈不懷有爲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疇日循古推刑實在難恕皇太后天慈寬篤愍矜國屬每一尋惟高宗孔懷之近發言哽塞悲慟于懷且以南安王孝養之名聞于內外特一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後高祖南伐楨從至洛及議遷都首從大計高祖甚悅楨母劉太妃薨高祖親幸慰及葬贈布帛絳五百段又以楨議定還都復封南安王食邑一千戶出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高祖餞楨於華林都亭詔曰從祖南安旣之蕃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惘惘戀然今者之集雖曰分岐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高祖送楨於階下流涕而別太和二年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風大雨凍死者十數人楨又以旱祈雨于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

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謚曰惠贈帛一千匹及葬又賜帛千匹遣黃門郎監護喪事及恒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薨猶追奪爵封國除有五子

子英字虎兒性識聰敏博聞强記便弓馬解吹笛微曉醫術高祖時爲平北將軍武川鎮都大將假魏公未幾遷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高祖南伐爲梁漢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詔英率衆備宿預境上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進討高祖許之師次沮水蕭鸞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羣等領衆二萬徼山立柵分爲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爲營英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衆而無上罔知適從若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三面騰上衆不相救既破一處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人鸞白馬戍將其夜逃潰乘勝長驅將還南鄭漢川之民以爲神也相率歸附梁州民李天幹等詣英降待以國士之禮天幹等家在南鄭之西請師迎接英遣迎之蕭懿聞而遣將姜脩率衆追襲逮夜交戰頗有殺傷脩後屢敗復更請軍懿遣衆赴之迎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救未至賊已退還英恐其入城別遣統軍元拔以隨其後英徵其前合擊之盡俘其衆懿續遣軍英不虞賊至且衆力已疲軍少人懼咸欲奔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賊東西指麾狀似處分然後整列而前賊謂有伏兵俄然賊退乘勢追殄遂圍南鄭禁止三軍一無所犯遠近皆供租運先是英未至也蕭懿遣軍主范潔領三千餘人伐獠潔聞大軍圍城欲還救援英遣統軍李平敵李鐵

騎等收拾巴西晉壽土人以斷其路潔以死決戰遂敗平敵之軍英候其稍近以奇兵掩之盡皆擒獲攻圍九十餘日戰無不克彼敕班師英於是先遣老弱身勒精卒留後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也英還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之後懿乃遣將追英英親自殿後與士卒下馬交戰賊衆莫敢逼之四日四夜然後賊退全軍而還會山氐並反斷英歸路英勒衆奮擊且戰且行爲流矢所中軍人莫有知者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在仇池六載甚有威惠之稱父憂解任高祖討漢陽起英爲左衛將軍加前將軍壽遷大宗正又轉尚書仍本將軍鎮荆州蕭寶卷將陳顯達等寇荆州英連戰失利車駕至南陽免英官爵世宗即位行徐州還復尚書廣武伯蕭寶卷遣將軍陳伯之寇淮南司徒彭城王勰鎮壽春以英爲鎮南將軍率衆討之英未至賊已引退勰還詔英行揚州

後英還京師上表曰臣聞取亂侮亡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致發竊以區區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今妖逆數亡驕縱日甚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淫刑以逞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婦士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則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事易走先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其路既近不盈五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絶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緣江焚毀廢使所遣建業窮鼈魚遊釜內士治之師再興孫皓之縛重至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暫闢旒纊少垂聽覽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脱爽并吞未日事寢不報英又奏曰臣聞乘虚討弱事在速舉因危攻昧徼

捷可期今寶卷亂常骨肉相賊蕃戎鼎立莫知所歸義陽孤絕密邇天境外靡糧援之期內無兵儲之固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緩斧若此行有果則江右之地斯爲經略之基如脫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要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邁而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世宗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以軍功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英奏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纒計習訓淹年聽受累紀然僞造之流庶閭於魏闕不華之輩宜返於齊民使就郡練考覈其最殿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

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詔曰學業廢爲日已久非一使能勸比當別敕隸詔英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征義陽諸軍事率衆南討蕭衍司州刺史蔡道恭聞英將至遣其驍騎將軍楊由率城外居民三千餘家於城西南十里賢首山即嶺爲二柵作表裏之勢英勒諸軍圍賢首壘焚其柵門楊由乃驅水牛從營而出繼之以兵軍人避牛師遂退下尋分兵圍守其夜柵民任馬駒斬由以降三軍館穀降民安堵蕭衍遣其平西將軍曹景宗後將軍王僧炳等率步騎三萬來救義陽僧炳統衆二萬據鑿峴景宗率一萬繼後英遣寇軍將軍元渥揚烈將軍曹文敬進據樊城以抗之英部勒將士掎角討之大破僧炳軍俘斬四千餘人英又於士雅山結壘與景宗相抗分遣諸統伏於四山示之以弱衍將馬仙琕率衆萬餘來掩英營英命

諸軍爲北誘之既至平地統軍傳永等三軍擊之賊便奔退進擊
潰之斬首二千三百級斬賊羽林監軍鄧終年仙琕又率一萬餘
人重來決戰英勒諸將隨便分擊又破之復斬賊將陳秀之統軍
王買奴別破東嶺之陣斬首五百道恭憂死驍騎將軍行州事蔡
靈恩復憑窮城短兵日接景宗仙琕知城將拔盡銳決戰一日三
交皆大敗而返靈恩勢窘遂降三關咸聞之亦棄城而走詔曰知
賊城已下復克三關展威闢境聲略宣振公私稱泰良以欣然將
軍淵規內斷忠謨外舉受律揚旌克申廟筭雖方叔之制蠻荊邵
虎之掃淮浦匹茲蔑如也新州初附宜廣經略想善加檢督必令
周固有所委付然後凱旋耳初高祖之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
封反爲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世宗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食
邑一千戶遣大使鴻臚少卿睦延吉持節就拜英送蔡靈恩及衍

尚書郎蔡僧勰前軍將軍義陽太守馮道要遊擊將軍鮑懷慎天
門太守王承伯平北府司馬宗象平北府諮議參軍伏桀給事中
寧朔將軍蔡道基中兵參軍龐修等數十人詔曰會平江南此等
便可放歸也英既還世宗引見深嘉勞之後增封一千戶蕭衍遣
將軍寇肥梁詔英使持節加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都督楊徐二道
諸軍事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詔英曰賊勢滋甚圍
逼肥梁邊將後規以至于此故有斯舉必期勝捷而出軍淹滯肥
梁已陷聞之惋懣實乖本圖今衆軍雲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其
算安在克殄之期復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
爲先故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機要英表陳事機乃
擊破陰陵斬衍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二千餘級又頻破賊軍於梁
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衍中軍大將軍臨

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悗等大將五人沿淮南走凡收米三十
萬石詔勞英曰知大摧鯨寇威振南海江浦無塵三楚卷塩聲被
荒隅同軌斯始公私慶慰良副朕懷便當乘威藉響長驅吳會剪
拉遺燼截彼東南也英追至于馬頭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
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疲瘡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
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無貲方圖後舉不待今事且可密裝徐嚴
爲振旅之意整疆完土開示威略左右蠻楚素應逃亡或竄山湖
或難制掠若凶渠黠黨有須剪除者使可撲掃以清疆界如其彊
狡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畢兵凱旋遲近不復委曲英表曰臣
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想敵量攻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
克但自此月一日以來霖雨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
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已後天
晴地燥憑陵是常如其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以更高部陽之
橋防其泥突意外洪長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於鍾離城隨
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克成晴則攻騰雨則圍守水
陸二圖以得爲限實願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
爲山之功中途而廢詔曰大軍野次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
見比頻得啟制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濘
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故
遣主書曹道往觀軍勢使還三具聞及道還英猶表云可克四月
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狠狽奔走士衆沒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
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
死詔恕死爲民後京兆王愉反英復王封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假
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鄴州治中督

榮祖潛引蕭衍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衍郢州刺史
婁悅嬰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
叛衍將齊苟仁率衆守懸瓠悅子尚華陽公主并爲所劫詔英使
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謂之曰
婁悅綏御失和銓衡闇於簡授故使郢民引寇關戍外奔義陽孤
窘有倒懸之切王國之邵虎威名宿震故屈王親總元戎掃清氛
穢昔衛霍以匈奴之故居無寧歲今南疆不靖王不得以屢勞爲
辭也英對曰臣才非韓白識闇孫吳徒以宗室之長頻荷推轂之
寄規略淺短失律喪師宜章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屢
愛等鍾牛使臣得同荀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以報復爲期關郢
微寇何足平殄滅賊方略已在臣目中願陛下勿勞聖慮也世宗
曰截彼東南再清隨楚所望於將軍鍾離一眚豈足以損大德今

王董彼三軍朕無憂矣世宗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
以衆少累表請軍世宗弗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懸瓠克之
乃引軍而進初荀仁之據懸瓠行寧朔將軍張道凝等率衆據楚
城聞英將至棄城南走英追擊斬道凝及衍虎賁中郎曹苦生盡
俘其衆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
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
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
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
將軍馬廣率衆拒屯於長薄軍主胡文超別屯松峴英至長薄馬
廣夜遁入於武陽英進師攻之聞衍遣其寇軍將軍彭玄生驃騎
將軍徐超秀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觀其形
勢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遺也諸將未之信玄生等既入武陽英促

圍攻之六日而廣等降於是進擊黃峴衍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
城奔竄又討西關衍司州刺史馬仙琕亦即退走果如英策凡擒
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
尚書僕射永平三年英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帛七百匹贈司
徒公諡曰獻武王英五子

攸字玄興東宮洗馬早卒贈散騎侍郎

攸弟熙字眞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
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爲世子宗議不聽略又固請
乃止起家祕書郎延昌二年襲封累遷兼將作大匠拜太常少卿
給事黃門侍郎尋轉光祿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歲
中驟遷尋除平西將軍東秦州刺史進號安西將軍祕書監尋以
本將軍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
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虹生其庭初熙
兄弟並爲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乂隔絕二宮矯詔殺懌熙乃
起兵上表曰臣聞安危無常時有休否臣早屬休明晚逢多難自
皇基綿茂九葉承光高祖世宗徽明相襲皇太后聖敬自天德同
馬鄧至尊神斂纂御神鑒燭達四海宴如八表歸化而領軍將軍
元乂寵藉外親叨榮左右豺狠爲心飽便反噬遂使二宮阻隔溫
清闕禮又太傅清河王橫被屠害致使忠臣烈士喪氣闕庭親賢
宗戚憤恨內外妄指鹿馬孰能踰之王董權逼方此非譬臣仰瞻
雲闕泣血而生以細艸不除將爲爛漫況乂敎逆如此孰可忍之
臣忝藉枝葉思盡力命碎首屠肝甘之若薺今輒起義兵實甲八
萬大徒既進文武爭先與并州刺史城陽王徽恒州刺史廣陽王
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寅等同以今月十四日俱發庶仰憑祖宗

之靈俯鑒義夫之命掃剪凶醜更清京邑臣親總三軍星邁赴難
置兵温城伏聽天旨王公宰輔或世著忠烈或宿佩恩顧如能同
力剪除元乂使太后至尊忻然奉對者臣卽解甲散兵赴謝朝闕
臣雖才乖昔人位居藩屏寧容坐觀姦醜虐受榮祿哉熙兵起甫
十日爲其長史桓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率諸城人鼓
譟而入殺熙左右四十餘人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乂遣尚書
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
謀自初哭泣不絶至於熙死熙臨刑爲五言詩示其寮吏曰義實
動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與知友別曰平生
方寸心殷勤屬知已從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熙既蕃王之貴加
有文學好奇愛異交結偉俊風氣甚高名美當世先達後進爭造
其門始熙之鎮鄴也知友才學之士表翻李琰李神儁王誦兄弟

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及熙將死復與知故書曰吾與
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
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王上幼年獨在殿前君
親如此無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
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
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以恍惚無際一
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艸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
洛濱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爾宜爲國爲身善最名節立功立
事爲身而已吾何言哉時人憐之又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
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
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墻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
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

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之誣郭
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奬遂至極法世以爲冤及熙之
禍議者以爲有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相幽
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增本封一千戶謚曰文莊
王
長子景獻次仲獻次叔獻並與熙同被害後贈景獻中軍將軍青
州刺史葬以王禮仲獻左將軍兗州刺史叔獻右將軍齊州刺史
叔獻弟叔仁以年幼獲全與母于氏徙朔州孝昌初靈太后詔叔
仁歸京師還其財宅襲先爵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
遇害於河陰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并州刺史
子琳襲齊受禪爵例降
熙弟誘字惠興自員外郎稍遷通直郎太子中庶子征虜將軍衛
尉少卿出爲右將軍南泰州刺史又斬之于岐州妻子得不坐追
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後贈儀同三司追封都昌縣開國伯食
邑八百戶謚曰恭
子始伯襲給事中齊受禪爵例降
誘弟略字儁興才氣劣於熙而有和邃之譽自員外郎稍遷羽林
監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清河王懌死後又黜
略爲懷朔鎮副將未及赴任會熙起兵與略書來去尋值熙敗略
遂潛行自託舊識河內司馬始寶始寶便爲荻筏夜與略俱渡盟
津詣上黨屯留縣栗法光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略舊識刀雙
時爲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略潛道江
左蕭衍甚禮敬之封略爲中山王邑一千戶宣城太守俄而徐州
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州內士庶皆爲法僧擁逼衍乃以略爲大

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略至屯於河南爲安樂王鑒所破略唯
數十騎入城衍尋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
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爲人與法僧言
未嘗一笑衍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華
司馬祖昶將士五千人悉見擒虜肅宗敕有司悉遣華等還南因
以徵略衍乃餞禮遣之略之將遣也衍爲置酒餞別賜金銀百斤
衍之百官悉送別江上遣其右衛徐確率百餘人送至京師肅宗
詔光祿大夫刁雙境首勞問又敕徐州賜絹布各一千匹除略侍
中義陽王食邑一千戶還達石入驛亭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
相識者聽迎之近郊賜帛三千匹宅一區粟五千石奴婢三十人
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後粟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
雙西兗州刺史其略所至一餐一宿之處無不霑賞壽改封東平

王又拜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左衛將軍侍中如
故又本官領國子祭酒遷大將軍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
委信始與元徽相埒於是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守常自保無他
裨益唯唯具臣而已尒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
儼徐紇榮兼衡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贈以本官加太保司空
徐州刺史謚曰文貞

伯景式襲武定中北廣平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略弟纂字紹興頗有將略爲司徒祭酒聞爾舉兵因逃奔於鄴至
即見擒與爾俱死追封北平縣公贈安北將軍恒州刺史改封高
唐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

子子獻襲卒於涇州司馬

爾異母弟義興出後叔父並洛肅宗初除員外散騎侍郎及爾之

遇害也義興以別後故得不坐稍遷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
莊初於河陰遇害贈中軍將軍瀛州刺史後贈散騎常侍征東將
軍餘如故義興妻趙郡李氏李頗有婦工爲尒朱榮妻所親昵子
安中追封義興燕郡王邑五百戶尋改封鉅鹿王又改封武邑王
子述襲天平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英弟怕起家步兵校尉轉城門校尉遷鄴善鎮將所在貪暴爲有
司所糾逃竄得免延昌中卒莊帝初以尒朱榮婦兄超贈驃騎大
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扶風王
長子肅起家員外散騎侍郎轉
除散騎常侍出爲後將軍廣州
贈立拜肅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尋改除使持節都督青膠光齊南
青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南道大行臺青州刺史不行永熙

二年薨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并恒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并
州刺史
子道與襲除前將軍齊受禪爵例降
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起家祕書郎稍遷通直散騎
常侍莊帝初封長廣王邑一千戶出爲太原太守行并州事尒朱
榮之死也世隆等奔還并州與尒朱兆會於建興乃推曄爲主大
赦所部號年建明尋爲世隆所廢前廢帝立封曄爲東海王邑萬
戶出帝初坐事賜死於第無子爵除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外都大官出爲沃野鎮
都大將性聰惠善撫接在鎮甚有威名延興五年薨謚康王
長子鸞字宣明始繼叔章武敬王及兄卒還襲父爵身長八尺腰

帶十圍以武藝著稱頻爲北都大將高祖時拜外都大官又出爲
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涼州鎮都大
將改鎮立州以鸞爲涼州刺史姑臧鎮都大將餘如故後朝于京
師會車駕南征領鎮軍將軍定都洛陽高祖幸鄴詔鸞留守及開
建五等食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豫荆郢三州河
内山陽東郡諸軍事與安南將軍盧淵李佐攻赭陽不克敗退而
還時高祖幸瑕丘鸞諸罪行宫高祖引見鸞等責之曰卿等總率
戎徒義應奮節而進不能夷拔賊城退不能參茲小寇虧損王威
罪應大辟朕革變之始事從寬貸今捨卿等死罪城陽降爲定襄
縣王削戶五百古者軍行必載廟社之主所以示其威惠各有攸
歸今徵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主之前以彰厥咎後以留守之功還
復本封增邑三百戶除寇軍將軍河内太守轉并州刺史世宗初
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後轉安北將軍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脩
持五戒不飲酒食肉積歲長齋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爲土木之
勞公私費擾頗爲民患世宗聞而詔曰鸞親唯宗懿作牧大州民
物殷繁綏寧所屬宜克已厲誠崇清樹惠而乃驟相徵發專爲煩
擾編戶嗷嗷家懷嗟怨北州土廣姦亂是由準法尋愆應加肅黜
以寧戚屬情有未忍可遣使者以義督責奉祿一周微示威罰也
正始二年薨時年三十八贈帛六百匹詔中書舍人王雲宣旨臨
弔贈鎮北將軍冀州刺史諡懷王
子徽字顯順粗涉書史頗有吏才世宗時襲封除遊擊將軍出爲
河内太守在郡清整有民譽徵拜長兼散騎常侍肅宗時除右將
軍涼州刺史徵以徑途阻遠固請不行除散騎常侍其年除後將
軍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庶逃散安業者少徵輒

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民災弊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肅宗嘉之加安北將軍後拜安西將軍秦州刺史詔書旦至
發徵以將之秦部請詣闕恭授仍表啟固陳請不之職改授輔國將軍加度支尚書進號鎮軍將軍于時戎馬在郊王師屢敗徵以軍旅之費上國封絹二千匹粟一萬石以助軍用肅宗不納又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加侍中征東將軍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拜尚書左僕射轉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聽解侍中然後受詔尋除尚書令加開府西道行臺不行時靈太后專制朝綱頗褫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恭謹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嫉之又不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淵姦通及淵受任軍府每有表啟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

焉莊帝踐阼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戶餘官如故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又啟云河上之功將士之力求回所封加諸勳義徽為莊帝親待內懼榮寵故有此辭以防外議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婿徽性佞媚善自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戚莫與比焉遂與彧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自應散亡及尒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等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妬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並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恡惜財用自家及國於是有所賞賜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徒有廢

費恩不感物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徽所賛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徽自得志多不採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及佘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佘朱兆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獻

子延襲爵武定末官至太子中庶子齊受禪爵例降

徽兄顯魏給事中司徒掾卒贈輔國將軍東豫州刺史

徽次兄顯恭字懐忠揚州別駕以軍功封平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戸孝莊初除北中郎將遷左將軍東徐州刺史入爲安東將軍大司農卿尋除中軍將軍荆州刺史莊帝既殺佘朱榮乃除顯恭使持節都督晉建南汾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兼尚書左僕射西北道行臺晉州刺史尒朱兆入洛後死於晉陽出帝初贈衛大將軍并州刺史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子彦昭襲武定中漁陽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顯恭弟旭字顯和莊帝時封襄城郡王邑一千戸武定末位至大司馬齊受禪爵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曰敬無子高祖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爲後

彬字豹兒襲爵勇健有武用出爲使持節都督東秦豳夏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戎校尉統萬鎮都大將朔州刺史以貪愎削封是時吐京胡反詔彬持節假平北將軍行汾州事率并肆之衆往討之胡平仍除征虜將軍汾州刺史胡民去居等六百餘人保

險謀反扇動徒類彬請兵二萬有司奏許之高祖大怒曰何有動
兵馬理也可隨宜肅治若不能權方靜帖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
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而率州兵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太和二
十三年卒賜錢十萬絹二百匹贈以本官加散騎常侍彬有五子
長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衣冠甚偉性通率有豪氣高祖時拜祕
書郎世宗初復先爵除驍騎將軍南討大將軍蕭衍遣將寇逼淮陽梁城陷沒
詔融假節征虜將軍別將南討大摧賊衆還復梁城于時揚州刺
史元嵩爲奴所害救融行揚州事尋除假節征虜將軍并州刺史
及世宗崩兼司空營陪景陵拜宗正卿以本官行瀛州事遇疾不
行未幾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還爲祕書監遷中護軍
進號撫軍將軍領河南尹加征東將軍性尤貪殘恣情聚斂爲中尉
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
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久之加散騎常侍
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後賊帥鮮于脩禮寇瀛定二州長孫稚等
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淵等共討
脩禮師渡交津葛榮衆脩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融
苦戰終日更無外援遂大奔敗於陳見殺肅宗爲舉哀於東堂賜
東園祕器朝服一具綵二千八百段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
軍事本將軍司空雍州刺史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加前後部
鼓吹諡曰莊武
子景哲襲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受禪爵例降
景哲弟朗即後廢帝諱在帝紀
子黃頭襲封安定王改封安平王齊受禪爵例降
融弟凝字定興起家恒州征虜錄事參軍累遷護軍長史凝姑尒

朱榮妻莊帝初封東安王食邑五百戶除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
史轉濟州刺史仍本將軍永熙二年薨贈持節都督滄瀛冀三州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子彥友襲武定中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從弟湛字鎮興起家祕書郎轉尚書左司郎中遷廷尉少卿莊帝
初遇害河陰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追封漁陽王食邑五百戶
子俊襲齊受禪爵例降
湛弟晏字俊興卒於祕書監豫州刺史
子顯祖詔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贈征北大將軍諡曰康無
樂陵王胡兒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改名
思譽高祖初蠕蠕犯塞以思譽為鎮北大將軍北征大都將後除
使持節本將軍領護匈奴校尉都督中軍都將出為使持節鎮東
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加領護東夷校尉轉為鎮北將
軍行鎮北大將軍高祖引見百官於光極堂謂思譽曰恒代路懸
舊都意重故屈叔父遠臨此任不可不敬慎所臨以副朕望及穆
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怨死削封為庶人太和末還復其王
封正始四年薨贈光州刺史諡曰密王
子景略字世彥世宗時襲封拜驍騎將軍除持節冠軍將軍幽州
刺史熙平元年薨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賜帛四百匹諡曰惠王
子覇字休邦襲武定中鉅鹿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景略弟慶略散騎侍郎
子子政通直散騎常侍
慶略弟洪略恒農太守中軍將軍行東雍州刺史
洪略弟子業平原太守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拜征南大將軍外都大官休少而聰慧治斷有稱高祖初庫莫奚寇邊以休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儀同三司和龍鎮將休撫防有方賊乃款附入爲中都大官蠕蠕犯塞出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撫冥鎮大將休身先將士擊虜退之入爲内都大官遷太傅及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衡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於平城高祖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高祖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路薨贈帛三千匹自薨至殯車駕三臨高祖至其門哭服縗衰素弁加絰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及將葬又贈布帛二千匹謚曰靖王詔假黃鉞加羽葆鼓吹虎賁班劍六十三人悉準三老尉元之儀高祖親送出郊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焉世宗世配饗廟庭

長子安纫年早卒

次子燮除下大夫世宗初襲拜太中大夫除征虜將軍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汚錫壤然胡夷内附遂爲戎落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襲羌小戍及改鎮立郡依岳立州因籍倉府未刊名實竊見馮翊古城无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際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唯西蕃奧府今州之所在豈唯非舊至乃居岡飲澗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

數里謂諸明昏有虧禮教未若馮翊面華渭包原澤井淺池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前舊雜功省力易人各爲已不以爲勞昔宋民無井穿井而忻得人況合城無水得水而不家慶竊聞前政刺史非是無意或值兵舉或遇年災緣此契濶稽延至此去歲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師無事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後除征虜將軍幽州刺史延昌四年薨贈本將軍朔州刺史

子超字化生肅宗初襲爵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拜城門校尉通直散騎常侍東中郎將壽除光祿大夫領將作大匠後復本封尒朱榮之入洛超避難洛南遇寇見害莊帝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岐州刺史

子孝景襲武定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變弟願平清狂無行高祖末拜員外郎世宗初遷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刼盜公私咸患近未忍致之於法乃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世宗崩願平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暴亂不悛詔曰願平志行輕疎每乖憲典可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解禁還家付師嚴加誨奬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裸其妻王氏於其男女之前又強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丞侯剛案以不道處死絞刑會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孝昌中卒

子緒幽州安西府功曹參軍莊帝初直閤將軍壽爲持節兼武衛將軍關右慰勞十二州大使遂沒吐谷渾

子長春員外散騎侍郎武定初封南郡王邑五百戶齊受禪爵例降

願平弟永平征虜將軍南州刺史爲城民華延明所害太昌初追
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幽三州諸軍事衛將軍定州刺史
永平弟珍平司州治中
子叔遵員外散騎常侍
珍平弟貴平羽林監轉射聲校尉莊帝初除散騎常侍宗正少卿
封東萊王邑百戶除平北將軍南相州刺史莊帝既殺尒朱榮加
武衛將軍兼侍中爲河北山東慰勞大使至定州東北爲幽州大
都督侯淵所執送於晉陽後還洛前廢帝時以本官行青州事屬
土民崔祖螭作逆賊徒甚盛圍逼東陽一百餘日貴平率城民固
守又令將士開門交戰大軍救至遂擒祖螭等斬之還除車騎將
軍加散騎常侍遷左衛將軍宗師又遷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儀同三司貴平人才險薄爲出帝所信出爲青州刺史又加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爲幽州太都督侯淵所害
史臣曰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師之用有聲於時爾略兄
弟早播民譽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
命惜也康王不永彎起家聲徽飾智矯情外詣內忌永安之禍誰
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靜王聰斷威重
見稱太和美矣

魏書卷十九下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　終

祖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鞭撻豪右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爲人所患百姓詣闕訟其過高祖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與內行長乙肆虎謀爲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葦

子詮字搜賢襲世宗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致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戍疑朝廷有豐遣使觀詮動靜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

薨謚曰武康

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右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鑒既庸才諸弟麤暴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鑒斬首傳洛詔改其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

鑒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鑒反敗逆奔葛榮榮滅得還出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蕭衍後還長安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獄稱平太和四年

薨謚曰莊

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朕宗室多故從弟諧喪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至於卿司已下故應 闕自漢已降多無此禮朕欲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奪欲令諸王有朞親者爲之三臨太功之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緦麻爲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緦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哀於闔棺早

晚之宜擇其厥中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
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敏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
行之者稀陛下至聖慈仁方遵前軌志必哀喪慮同寧戚臣等以
爲若暮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降宜從始
喪大殮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
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既臨之後復更受慰於東堂今
日之事應更哭否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
親撫視羣臣從駕臣等參議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
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既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
朕無異焉諸將大殮高祖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
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
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邙嶺皆不得瘞臣恒代

其有夫先瘞在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瘞若欲移父就
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
就父宜亦從之若異瘞亦從之若不在瘞限身在代喪瘞之彼此
皆得任之其戶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
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諡曰剛及瘞高祖親臨送之

子靈道襲卒謚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
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爲內都大官高祖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於
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人家禮遷大保高祖仁孝以諸父零落存
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
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常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性幹
綜家事頗節斷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二十三年薨

時高祖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絶不自勝任但虛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曰靈王世宗時改謚曰順

子祐字伯授襲母常氏高祖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爲妃世宗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年十六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

琛繼

琛字曇寶幼而敏慧高祖愛之世宗時拜定州刺史琛妃世宗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多所受納貪愎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由是遂廢於家琛以肅宗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路騰金寶巨萬計騰屢爲之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屬東益南秦二州氏反詔琛爲行臺仍充都督還撫州事琛性貪暴既總軍省求欲無厭百姓患害有甚狼虎進討氐羌大被摧破士卒死者千數率衆走還內恃劉騰無所畏憚爲中尉糾彈會赦除名爲民尋復王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謚曰匡

子延明襲世宗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饑延明乃減家財以拯窶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肅宗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既博極羣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尋遷侍中詔

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
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
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蕭衍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
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
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還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
物凋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尚書令大
司馬及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率衆守河橋顥敗遂將妻子奔
蕭衍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出帝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所
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別義注帝王世
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算術引之在館其撰古今樂
事九章十二圖又集器等九篇芳別爲之注皆行於世

魏書卷二十 文成五王列傳第八 終

甄氏家藏圖書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上

咸陽王

趙郡王

高陽王

廣陵王

北海王

獻文皇帝七男李恩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韓貴
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惠王羽潘貴人
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平王詳勰別有傳

咸陽王禧字永壽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
明太后令曰自非生知皆由學誨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

甄氏家藏圖書

蓋有闕矣可於閒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
以匡成之高祖以諸弟典三都誠禧等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
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寔
授刀之責皆可脩身慎行勿有乖爽文明太后亦誡禧等曰汝兄
繼承先業統御萬機戰戰兢兢恒恐不稱汝所治雖小亦宜克念
高祖又曰周文王小心翼翼聿懷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吝
其餘不足觀汝等宜小心長慎勿自驕怠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
刺史高祖餞於南郊又以濟陰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使告禧因
而誡之後禧朝京師高祖謂王公曰皇太后平日以朝儀闕然遂
命百官更欲撰緝令將畢脩遺志卿等謂可行不當各盡對無以
面從禧對曰儀制之事用捨各隨其時而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臣謂宜述元志備行朝式高祖然之詔曰仲尼鄉黨猶尚恂

恂周文王爲世子早朝求道禧等雖連薨宸暉得不尊尚師傅也
故爲置之以加令德廷尉卿李沖可戚陽王師禧將還州高祖親
餞之賦詩敘意加禧都督冀相兗東兗南豫東荆六州諸軍事於
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脩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戶爲之深爲
高祖所責詔曰夫婚姻之義曩葉攸崇求賢擇偶綿代斯慎故剛
柔著於易經鵲巢載於詩典所以重夫婦之道美尸鳩之德作配
君子流芳後昆者也然則婚者合二姓之好結他族之親上以事
宗廟下以繼後世必敬慎重正而後親之夫婦既親然後父子君
臣禮義忠孝於斯備矣太祖龍飛九五始稽遠則而撥亂創業日
昃不暇至於諸王婚合之儀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賢淑或乖好速
自茲以後其風漸缺皆入乏窈窕族非百兩擬匹卑濫舅氏輕微違
典滯俗深用爲歎以皇子茂年宜簡令正前者所納可爲妾媵將

以此年爲六弟娉室長弟咸陽王禧可娉故頼川太守隴西李輔
女次弟河南王幹可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次弟廣陵王羽可
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次弟頼川王雍可娉故中書博
士范陽盧神寶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
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璀等
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
經野由君理非下請邑采之封自有別式入除司州牧都督司豫
荆郢洛東荆六州諸軍事開府如故賜帛二千匹粟五千斛詔以
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戶高祖引見朝
臣詔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齊美於殷周爲令漢晉獨擅於上代禧
曰陛下聖明御運實願邁迹前王高祖曰若然將以何事致之爲
欲脩身改俗爲欲仍襲前事禧對曰宜應改舊以成日新之美高

祖曰爲欲止在一身爲欲傳之子孫禧對曰既卜世靈長願欲傳
之來業高祖曰若然必須改作卿等當各從之不得違也禧對曰
上命下從如風靡草高祖曰自上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
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
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
爲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
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對曰實如
聖旨宜應改易高祖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言四方之語音知誰
是帝者言之即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沖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
沖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陳謝又引見王公卿士
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人之服仍爲夾領小袖我徂東山雖不
三年既離寒暑卿等何爲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遒堯舜光化

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乖互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舛違之罪實合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當須庭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高祖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既有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居台鉉在冢宰之上三槐九棘不可久空元弟禧雖在事不長而威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鼎朕常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徙屈二賓良以爲愧高祖有事於方澤質明羣臣問起居高祖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遇天雲陰密行人差得無弊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雲物凝彩雖復雨師灑埽風伯清塵豈過於此高祖曰伊洛南北之中此乃天地氤氳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高祖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雖當時遵奉而終不改操禧表曰國朝優武崇文偏捨衆人久州鎮兵人或有雄勇不閑武藝今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干稍三分並教使人閑其能臨事無闕詔曰雖云教武脫生羣惑且可停之後從平漢陽以尅南陽之勳加侍中正太尉及高祖崩禧受遺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從容推委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陰爲威惠者禧特甚焉是年八座奏增邑千戶世宗從之固辭不受禧性憍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綉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嫂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賄奴婢千數田業鹽鐵徧於遠近臣吏僮隸相繼經營世宗頗惡之景明二年春禧等爲將祠祭入齋世宗詔領軍于烈率左右召禧等入於光極殿詔曰□□本諱雖寡昧忝承寶曆比纏疚實憑諸父荷延視息奄涉三齡父等歸遜殷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

詔曰朕以寡昧夙罹閔凶憂勞在疚罔知攸濟寔賴先帝聖德遺
澤所覃宰輔忠賢劬勞王室用能撫和上下肅清內外乃式遵復
子歸政告遜辭理懇至邈然難奪便當勵茲空乏親覽機務王尊
惟元叔道性淵凝可進位太保領太尉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聲
略茂舉可大將軍錄尚書事世宗既覽政禧意不安而其國齊帥
劉小荀每稱左右言欲誅禧禧聞而歎曰我不負心天家豈應如
此由是常懷憂懼加以趙脩專寵王公罕得進見禧遂與其妃兄
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時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
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決遂
約不洩而散武與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
洪池別墅遣小荀奉啟云檢行田牧小荀至邙嶺已逢軍人怪小
荀赤衣將欲殺害小荀困迫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

大風暴雨拔樹折木禧不知事露其夜或說禧曰殿下集衆圖事
見意而停恐必漏洩今夕何宜自寬恐危禍將至禧曰有此軀命
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說曰殿下兒婦已渡河兩頭不相知今俛
眉自安不其危乎禧曰初遣去日令如行人渡河聽我動靜我久
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而尹仵期與禧長子通已入河內郡列兵
仗放囚徒而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左
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虎禧憂迫不知所為謂龍虎曰吾憒憒
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欸憶舊謎云眠則俱
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臟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
為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栢谷場
從者唯禧二舅及龍虎而已顧謂龍虎曰凡夫尚有節義相為取
死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虎曰龍虎東野常人遭殿下

寬明接處左右今屬危難恨無遠計匡濟聖躬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擒獲送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鏁格龍虎羽林掌衛之初高祖閑宴從容言於禧等我後子孫邂逅不逮汝等觀望輔取之理無令他人有也禧歸盡雖言不次第猶尚涕泣追述先旨然畏迫喪志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及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云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絃管奏之莫不灑泣同謀誅斬者數十人潛瘞禧於北邙絕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分賚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於後禧諸子每之衣食獨彭城王勰歲中再三賑給之禧有子八人

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內太守陸琇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其父頻年泣請世宗不許翼乃與弟昌脾奔於蕭衍翼與昌申屠氏出脾李妃所生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衍甚重之封爲咸陽王翼讓其嫡弟脾衍不許後以爲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鎮郁州翼謀舉州入國爲衍所移昌爲衍直閤將軍翼弟顯和昌弟樹後亦奔於衍顯和卒於江南

樹字秀和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衍尤器之封爲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爲將領寇覦邊服時揚州降衍兵武既衆衍將湛僧珍慮其翻異盡欲殺之樹以家國遂皆聽還衍以樹爲鎮西將軍鄧

州刺史佘朱榮之害百官也樹聞之乃請衍討榮衍乃資其士馬
侵擾境上前廢帝時竊據譙城出帝初詔御史中尉樊子鵠爲行
臺率徐州刺史大都督杜德以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
祿大夫張安期往說之樹乃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樹恃誓約不
爲戰備杜德襲擊之擒樹送京師禁於永寧佛寺未幾賜死孝靜
時其子貞自建業赴鄴啟求塋樹許之詔贈樹侍中都督青徐兗
揚豫五州諸軍事太師司徒公尚書令揚州刺史貞陽塋還於江
南

曄字世茂衍封爲桑乾王拜散騎常侍卒於秣陵初正光中詔曰
周德崇厚蔡仲享國漢道仁恕灌南畢王皆所以申恩懿戚蠲盪
舊弊義彰襄葉詠流前史頃者戚陽京兆王自貽禍敗事由間惑
猶有可矜兩門諸子並可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塋以王禮詔曄
弟坦襲改封敷城王邑八百戶坦傲很兇麤從叔安豐王延明責
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有宋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
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莊帝初還復本封武定中爲
太師齊受禪爵例降
坦弟昶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縣開國公邑五百戶莊帝初特
封太原王累遷鴻臚卿超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薨
贈太尉公
子善慧襲齊受禪爵例降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加衛大將軍除侍中中都
大官尋授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吏部尚書所生母薨高祖詔
曰太妃韓氏薨逝情以傷慟太妃先朝之世位擬九嬪豫班上族
誕我同氣念此孤稚但用感惻明當暫往臨哭可敕外備辦遣侍

御史假節監護喪事贈綵八百匹詔曰季世多務情緣理奪幹既居要任銓衡是荷豈容遂其私志致曠所司可遣黃門郎敦諭令勉從王事朕尋當與之相見拜使持節都督南豫鄧東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豫州刺史及車駕南伐以幹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都督關石諸軍事給銅虎符十別賜詩書高祖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誠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淵才堪詢訪汝其師之尋以蕭嘖免班師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開府如故賜雜物五百段又密賜黃金十斤高祖親餞於近郊詔幹曰夫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汝我之懿弟當聿脩厥德光崇有魏深思遠圖如臨深履薄若特親重不務世政國有常憲方增悲感高祖詔以李憲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爲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憲等諫諍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夫刑以節人罪必無濫故刑罰不中民無措足若必以威殺爲良則應汎通衆牧苟須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條憲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禮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曲阿朕意買傷皇度幹闇於治理律外重刑並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因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比有風聞卽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脩來彪當不言脫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乃表彈之高祖省之忿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既至詳獨得朝見幹不蒙引接密令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

第二十三年薨年三十一給東園祕器斂服十五稱贈帛三千匹
謚曰靈王陪葬長陵
子謚世宗初襲封幹妃穆氏表謚母趙等陛禮愆常不遜日甚尊
甲義阻母子道絕詔曰妾之於女君猶婦人事舅姑君臣之禮義
無乖二妾子之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政可付宗正
依禮治罪謚在母喪聽音聲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
封除通直散騎常侍加龍驤將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寧軍將軍
岐州刺史謚性嚴暴虐下人肅宗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遞
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而大
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之間謚召近州夫閉城四門內外
嚴固搜掩城中楚捉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
屯門謚怖登樓毀梯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父守四門靈太后遣
遊擊將軍王靖馳驛諭之城人既見靖至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
罷謚州還除大司農卿又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謚妃
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殿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加安南
將軍正光四年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賻帛五百匹高
陽王雍幹之母弟敬論謚故超贈假侍中征南將軍司州牧謚曰
貞景
子毓字子春襲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
史謚曰宣恭無子詔以謚弟讞子寘字景融爲後襲爵及寘伯讞
復封趙郡改封平昌王齊受禪爵例降
讞兄諶字興伯性平和自通直正員郎遷太子庶子司空司馬鴻
臚少卿遷後將軍肆州刺史固辭不拜改授平南將軍光祿少卿
轉黃門侍郎進號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出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

相州刺史罷州除宗正卿都官尚書以親例封上蔡縣開國公食邑四百戶讓而不受莊帝初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食邑一千戶又加侍中謎本年長應襲王封其父靈王寵愛其弟謐以爲世子莊帝詔復謎封趙郡王進號驃騎大將軍加開府遷司空公出帝時轉太保司州牧太尉公又遷大師錄尚書事孝靜初爲大司馬三年薨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冀州刺史謚曰孝懿謎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

子煒襲齊受禪爵例降

謐弟譚頗强立少爲宗室所推敬自羽林監出爲高陽太守爲政嚴斷豪右畏之肅宗初入爲直閤將軍歷太僕宗正少卿加冠軍將軍元法僧外叛詔譚爲持節假左將軍別將以討之徐州平遷光祿少卿行南兗州事征虜將軍巡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尋詔

譚爲都督以討杜洛周次於軍都爲洛周所敗還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卒贈撫軍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諶弟讞爲人貪暴無禮自羽林監遷司徒主簿肅宗時除正員郎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封平鄉縣開國男邑二百戶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景暄直閤將軍從出帝沒於關西

讞弟譓羽林監直閤將軍早卒贈帛五百匹贈鎮遠將軍恒州刺史

廣林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東大將軍爲外都大官羽少而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羽爲大理加衛將軍典決京師獄訟微有聲譽遷特進尚書左僕射又爲太子太保錄尚書事高祖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人寧悅還領廷尉

卿車駕既發羽與太尉丕留守加使持節語在丕傳高祖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雁門乃令羽歸望其稱效故賜如意以表心遷都議定詔羽兼太尉告于廟社還京之後北蕃人夷多有未悟羽鎮撫代京內外肅然高祖嘉之十八年春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治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寮盡已經考為三等此年便是三載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詔曰雖內考未宣績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載公卿大夫論考屬官之治職區分著三公 疑 尚書三載殿最之義此之考內已為明文但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為躁也每考之義應在年終既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高祖臨朝堂議政事謂羽曰遷都洛陽事

格天地但沒之迷徒未開沈鄣耳朕家有四海往來何難朕初發洛陽敕示永壽皆謂分別北自來後諸處分之事已差前敕今舉大功寧為虛費且朕無周邵之才豈容宴安日逸今便北巡還留之事當稱朕懷後高祖臨朝堂謂羣臣曰兩儀既闢人生其間故上天不言樹君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章自皇王以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與百辟允釐庶務然朕識乏知人不能使朝絕素餐之譏野無考盤之刺夙宵寤寐載懷怵惕卿等皆是朝賢國彥匡弼是寄各率乃心以旌考績之義如乖忠正國有常刑賢者雖疎必進不肖者雖親必黜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綵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高祖曰夫刑獄之難實惟自古必也斷訟夫子所稱然五局所司專主刑獄

比聞諸風聽多論五局不精知人之難朕豈獨決當與羣臣同之卿等各陳所聞高祖謂羽及少卿鄧述曰五局司直卿等以何爲品羽對曰諸司直並簡聖心往者百官初置擢爲獄官聽訟察辭無大差越所以爲二等者或以見機遲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計其絲髮之差以爲品第統論所得大都相似高祖曰朕頃年以其人識見可取故簡司獄官小優劣不足爲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本事須心平性正抑彊哀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爲上等今正欲聽採風謠虛實難悉正欲不採事無所據然人言惡者未必是惡言善者不必是善所以然者或斷訟不避豪貴故人以爲惡或將勢抑賤貴人以爲好然關朕之聽皆貴者言是以遲廻三復良由於此局事須氷清玉潔明揚褒貶卿等既是親典邪正得失悉所具之可精辨以聞鄧述對曰陛下行賞得人餘者甘心若實不盡能無以勸勵如臣愚見願不行賞高祖曰朕昔置此官許主年考績必行賞罰既經今考若無黜陟恐正直者莫肯用心邪曲者無以改肅自非釋之于公何能盡其至理雖不可精其微致且望粗有殿最諸尚書更與羣官善量所以高祖謂尚書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興章樹茲百職然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寔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方規又不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高祖又謂羽曰汝之淺薄固不足以況晉之巨源考之今世民斯下矣汝始爲廷尉及初作尚書內外瞻望以吾有弟自往秋南旆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在公阿黨虧我皇憲出入無章動乖禮則計汝所行應在下下之第高祖又謂羽曰汝既是宸極之弟而居樞端之任汝自在職

以來功勤之績不聞于朝阿黨之音頻于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前不復能別敘今黜汝餘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敞曰叔翻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罪僞之心不能相導以義雖不成大責已致小罰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賛曰卿夙德老成久居機要不能光賛物務奬勵同寮賊人之謂豈不在卿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又爲少師未允所授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叔父既非端右又非座元豈宜濫歸衆過也然觀叔父神志驕傲少保之任似不能存意可解少保謂長兼尚書于烈曰卿履歷卑淺超升名任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長兼之職位亞正員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淵曰卿始爲守尚書未合考績然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嘗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無所歸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二丞之任所以協賛尚書光宣出納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規佐尚書論卿之罪應合大辟但以尚書之失事鍾叔翻故不能別致貶責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復還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又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脩如此之咎責在於卿今降爲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謂諫議大夫李彪曰卿雖處諫議之官實入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爲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等曰自建承華已經一稔然東宮之官無直言之士雖未經三載事須考黜肇及中舍人李平識學

可觀可爲中安樂王詮可爲下中解東華之任退爲員外散騎常
侍馮夙可爲下下免尹庶子免爵兩任員外常侍如故中舍人閻
賢保可爲下下退爲武騎常侍又謂公孫良曰頃年用人多乖觀
才之授實是武人而授以文官黜同大例於理未均諸如此比黜
官如初高祖引陸敞元贊等於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
聞此深用撫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
載正欲開導兆人致之禮教朕爲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
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王卿等子孫不免面牆也陸敞
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住漢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
大悅及五等開建羽食渤海之東光二千戶車駕南伐羽進號衛
將軍除使持節都督青齊光南青四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
青州刺史以留守代京之功增邑五百戶高祖幸羽第與諸弟言

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爲廣陵
兄明爲廣陵弟高祖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汝復何恨又曰叔翻
沈痾絲愍遂有辰歲我每爲深憂恐其不振今得痊愈晚成婚媾
且喜其吉慶故命駕耳高祖親餞之華林園後詔羽曰吾因天歷
運乘時樹功開荊拓沔威振楚越時暨三炎息駕汝頼勢臨荊徐
聲遏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纂兵脩律侯秋方舉海服之寄故
惟宗良善開經策寧我東夏敬慎汝儀勿墜嘉問唯酒唯田可不
戒歟加散騎常侍進號車騎大將軍餘如故世宗即位遷司州牧
常侍如故羽頻表辭牧至于三四詔不許世宗覽政引羽入內面
授司徒羽辭曰彦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彊與今新去此官而以臣
代之必招物議季豫既轉取之無嫌請爲司空世宗猶彊焉固辭
乃許之羽先婣員外郎馮俊與妻夜因私遊爲俊與所擊積日祕

匿薨于府年三十二世宗親臨哀慟詔給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三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大殮帝親臨之舉哀都亭贈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謚曰惠及葬帝親臨送子恭襲語在紀

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肅宗初除通直散騎常侍北中郎將出爲冠軍將軍荆州刺史欣在二州頗得人和又爲征東將軍太僕卿孝莊初封沛郡王邑一千戸後改封淮陽王出帝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除太傅司州牧尋除太司馬隨出帝没於關中

欣弟永業普泰元年特封高密郡王食邑二千戸武定末金紫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而倜儻不恒高祖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也太和九年封潁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或說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聲名何爲久之拜中護軍領鎮北大將軍改封高陽奉遷七廟神主於洛陽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戸車駕南伐雍行鎮軍大將軍總攝留事遷衛尉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相州刺史常侍如故高祖誡雍曰相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望無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爲牧之道非難亦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便是難又當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言而輕與奪也進號征北大將軍世宗初遷使持節都督冀相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常侍如故雍在二州徵有聲稱入拜驃騎大將軍司州牧世宗時幸雍第皆盡家人之禮遷司空公議定律令雍常入參大議轉太尉公加侍

中時雍以旱故再表遜位優詔不許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世
宗行考黜之法雍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
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虛置或以
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黜茲高選既其以能進
之朝伍或任官外戍遠使絶域催督遣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
充劇使及於考黜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非才皆劣稱事之輩未
必悉賢而考閑以多年課煩以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
苦又壽景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
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委於任事
之手涉議科勤絶於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輩
者獨絶披矜之所抑以上下之閑限以旨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職
抱槃屈之辭禁衛武夫懷不申之恨欲赴平四海何以獲諸又散
官在直一玷成尤銜使愆失差毫即坐徽纆所逮未以事閑優之
節慶之賚不以祿徵加賞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黜之機推年不
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楊柳以叙治兵之役霏霏雨雪又任
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月便是採薇之詩廢杕杜之歌罷又任
事之官吉凶請假定省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
役在途勤泰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之日
論優語劇先宜折之武人本挽上格者爲羽林次格者爲虎賁下
格者爲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或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
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責其如初有爽於先退階奪級
此便責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人必抽朝彥或歷嶮于餘或履
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咸懷不返之感魂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

賞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
奬勵皇華而敦崇四牡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
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
以汎前六年升一階檢無愆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
新除一日同霑階榮下第之士由汎而退臣
又見部尉資品本居流外刋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爲里巷多盜
以其威輕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宄甄深啟云爲法者施而觀
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昭覽更高宰尉之秩今考
格始宣懷怨者衆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世宗
乃引雍共論時務肅宗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桓堂諮決大政給親
信二十人又詔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王如故別敕將
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

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
郎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欲殺雍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
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曰臣初入桓堂見詔旨
之行一由門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每覽傷矜視之憐目深知
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尸師傅宜保護聖躬
温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絕皇居
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預出入桓堂尸位而已臣之罪
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
多不經旬斥退賢良專納心腹威振百寮勢傾朝野臣見其如此
欲出忠爲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反爲忠廢忝官尸祿孤
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升遐儲宮纂統斯乃君父之恒謨臣子
之永則加賞之義自古無之忠既入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

是常迎陛下於東宮臣下之恒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爲而忠意氣凌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輒違卽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懌先帝懿弟識慶寬明臨衆唱議非以勤而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顏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宰執又總禁旅爲崇訓衛尉身兼內外橫于宮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犯刑猶寬憲墨朝廷貴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踐阼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天一章是忠秉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難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反私門伏聽司敗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勳不問其罪增雍封一千戶除侍中太師又加使持節以本官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繒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雍頻表辭遜優答不許詔侍中敦諭詔雍朝夕侍講肅宗覽政除使持節司州牧侍中太師錄尚書如故肅宗加元服雍兼太保與兼太尉崔光攝行冠禮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給羽葆鼓吹倍加班劍餘悉如故又賜帛八百匹與二千人供具催令遠拜詔雍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內外與元乂同決庶政歲祿萬餘粟至四萬伎侍盈房諸子瑾晃榮貴之盛昆弟莫及焉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甚有色寵欲以爲妃世宗初以崔氏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後多幸伎侍近百許人而疎棄崔氏別房幽禁不

得關豫內政僅給衣食而已至乃左右無復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啟聞許乃得見未幾崔暴薨爰云雍殿殺之也靈太后許賜其女妓未及送之雍遣其閹豎丁鵝自至宮內科簡四吕昌宋本作置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昌初詔曰比相府弗開陰陽未變王秉哲居宗勳望隆重道庇蒼生威被華裔體國猶家匪躬在節可開府置佐史尋罷司徒以爲丞相府孝莊初佘朱榮欲害朝士遂云雍將謀逆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謚文穆王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爲時情所推既以親尊地當宰輔自爾平以後朝政頹落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及清河王懌之死元乂專政天下大責歸焉

嫡子泰字昌頗有時譽爲中書侍郎尋遷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大將軍太尉公武州刺史高陽王諡曰文孝

子斌襲武定中官至尚書右僕射齊受禪爵例降

泰兄端字宣雅美容貌頗涉書史起家散騎侍郎累遷通直常侍鴻臚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出爲安東將軍青州刺史是時蕭衍遣將寇逼徐揚除端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東南道大使處分軍機賊平拜鎮軍將軍克州刺史俄而衍將復寇徐兗圍逼州城端率在州文武拒守得全以功封安得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還除都官尚書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峻襲爵齊受禪例降

泰弟叡字子哲輕忽榮利愛翫琴書起家拜通直散騎侍郎遷衛尉少卿轉光祿少卿封濟北郡王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子徽普泰中襲爵起家通直郎武定五年坐與元瑾等謀反伏法

敞弟誕字文發少聰慧有風儀起家通直郎遷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封新陽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加龍驤將軍進封昌樂王食邑七百戶遷平南將軍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孝靜初拜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州牧天平三年薨贈使持節侍中太保司徒公尚書令將軍牧如故謚曰文獻無子以斌第二子子亮爲後

誕弟勒义勒义弟亘亘弟伏陁伏陁弟彌陁彌陁弟僧育僧育弟居羅出帝初勒义封陽平縣亘封濮陽縣伏陁封武陽縣彌陁封新陽縣僧育封頓丘縣居羅封衛縣並開國伯食邑四百戶天平中並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僧育走關西國除其餘齊受禪爵例降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後拜光祿大夫解侍中將軍又兼侍中從高祖南伐爲散騎常侍高祖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高宗射銘之所高祖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及高宗箭所十餘步高祖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爲制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戶遷侍中轉祕書監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給鼓吹一部甲仗三百人兼督營構之務高祖賜詳璽書曰比遊神何業也丘墳六籍何事非娛善正風猷肅是禁旅詳後朝於行宮高祖引見之詳慶平沔北高祖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暫動沔北數城並皆柔服此乃將士之效非朕之功詳對曰陛下德邁唐虞功微周漢自南之風於是乎始詳還洛高祖餞之詔詳曰昔者淮夷叛命故有三年之舉鬼方不令乃致淹載之師況江吳竊命于今十紀朕必欲蕩滌南海然後言歸今夏停此故與汝相見

善守京邑副我所懷趙郡王幹薨以詳行司州牧除護軍將軍兼
尚書左僕射高祖臨崩顧命詳爲司空輔政世宗卽位以詳有營
搆之勤增邑一千戶詳以帝居諒闇不受世宗覽政遷侍中大將
軍錄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也詳表求解任詔曰一人之身愆
不累德形乖性別忠逆固殊是以父極子與義高唐世弟戮兄登
迹顯周魯禧之與國異體同氣旣肆無君之逆安顧弟友之親叔
父忠顯二朝誠貫廟社寔勗賛沖昧保乂鴻猷豈容以微介之慮
忘阿衡之重貂章卽已敕還願不再述祚屬眇躬言及斯事臨紙
慙恨惋慨兼深詳重表陳解詔復不許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
書事如故詳固辭詔遣敦勸乃受詳與八座奏曰竊惟姦劫難除
爲蠹日久羣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爲用猶陷觸網之誅道幾
勝殘寧息狗竊之響是以班制垂式名爲治本整綱提目政之大
要謹尋祿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
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却爲偷
或過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攄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
縣無期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
章盜賊多有昔黃龔變風不由削祿張趙稱美豈憚貶退然綏導
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愼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改法令削黜羣
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已公清賞有常典風謠贖賄案爲
考第世宗從之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
倒立本處初世宗之覽政也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
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重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
不終世宗講武於鄴詳與右僕射高肇領軍于勁留守京師初太
和未詳以少弟延愛景明初復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百寮憚之

而貪冒無厭多所取納公私營販侵剝遠近嬖狎羣小所在請託珍麗充盈聲色侈縱建飾第宇開起山池所費巨萬矣又於東掖門外大路之南驅逼細人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堂請延至壟而不見許乃令輿櫬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亦助爲威虐親命毆擊怨響嗷嗷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其死也痛不自勝乃至壟訖猶毀燧視之表請贈平昌縣君詳又蒸於安定王燮妃高氏高氏即茹皓妻姊嚴禁左右閉密始末詳既素附於皓又緣婭好往來綢密皓之取妻也詳親至其家忻飲極醉詳雖貪侈聚斂朝野所聞而世宗禮敬尚隆憑寄無替軍國大事總而裁決每所敷奏事皆協允詳常別住華林園之西隅與都亭官館密邇相接亦通後門世宗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其寵如此又詳拜受因其私慶啟請世宗世宗頻幸南第御其後堂

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歲壽歲一至妾母子舍也初世宗之親政也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遑迫以爲詳必死亦乘車傍路哭而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而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婦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爲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爲逆亂于時詳在南第世宗召中尉崔亮入禁敕糾詳貪婬及茹皓劉胄常季賢陳掃靜等專恣之狀亮乃奏詳貪害公私婬亂典禮朝廷比以軍國費廣禁斷諸蕃雜獻而詳擅作威令命寺署酬直驅奪人業崇侈私第蒸穢無道失尊卑之節虧敗憲章虧風教之紀請以見事免所居官爵付鴻臚削奪輒下禁止付廷尉治罪并劾皓等夜即收禁南臺又虎賁百人圍守詳第處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

翼開金墉門馳出諭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
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奉我珍
異貨物我實愛之果爲取受吾何憂乎私以自寬至明皓等皆賜
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之館母妻相
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官防甚嚴終夜擊柝列坐園守
外內不通世宗爲此不幸園十餘日徙詳就太府寺圍禁彌切詔
曰王位兼台輔親戚莫二朝野屬賴具瞻所歸不能勵德存道宣
融軌訓方乃肆茲貪醜穢暴顯聞遠負先朝友愛之寄近乖家國
推敬所期理官執憲寔合刑典天下爲公豈容私抑但朕諸父傾
落存者無幾便極逮坐情有未安可免爲庶人別營坊館如法禁
衛限以終身邦家不造言尋感慨遂別營館於洛陽縣東北隅二
旬而成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以劫出詳密抄
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王司遙見突入就詳
手中攬得呈奏至夜守者以聞詳哭數聲而暴死詳自至太府令
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與其相見此夜母妻不在死於婢手
中至明告其凶問詔曰北海叔奄至傾背痛慕抽慟情不自任明
便舉哀可敕備辦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給東園祕器賻
物之數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也乃以蒸高事告母母大怒詈
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許高麗婢姦通令
致此罪我得高麗當啗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
疲乃令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
絮皆至瘡膿詳苦杖十餘日乃能立又杖其妃劉氏數十云新婦
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也而不檢校夫婿婦人皆妒獨不妒也
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

名遠近歎怪之停殯五載永平元年十月詔曰故太傅北海王體自先皇特鍾友愛受遺訓輔沖昧攸託不圖暮節晦德終缺哀榮便可追復王封尅日營厝少慰幽魂以旌陰疑戚謚曰平王

子顯字子明襲少慷慨有壯氣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轉宗正卿光祿大夫長兼宗正卿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轉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出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徐州刺史尋爲御史彈劾除名其後賊帥宿勤明達叱千騏驎等寇亂豳華諸州乃復顯王爵以本將軍加使持節假征西將軍都督華豳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達顯轉戰而前頻破賊衆解豳華之圍以功增封八百戶進號征西將軍又除尚書右僕射持節行臺都督如故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餘如故值蕭寶寅等大敗於平涼顯亦奔還京師於時葛榮南進稍逼鄴城武泰初以顯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以禦榮顯至汲郡屬尒朱榮入洛推奉莊帝詔授顯太傅開府侍中刺史王並如故顯以葛榮南侵尒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策先是顯啟其舅范遵爲殷州刺史遵以葛榮充逼未得行顯令遵權停於鄴顯既懷異謀乃遣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爲已表裏之援相州行臺甄先受朝旨委其守鄴知顯異圖恐遵爲變遂相率廢遵還推李神攝理州事然後遣軍候顯逆順之勢顯以事意不諧遂與子寇受率左右奔於蕭衍顯見衍泣涕自陳言辭壯烈衍奇之遂以顯爲魏主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號

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爲都督於考城拒之爲顯所擒又尅行臺楊昱於滎陽尒朱世隆自虎牢走退莊帝北幸顯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顯以數千之衆轉戰輒尅據有都邑號令自已天

下人情想其風政而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凌竊市里朝野莫不失望時又酷斂公私不安莊帝與佘朱榮還師討顥自於河梁拒戰王師渡於馬渚冠受戰敗被擒因相繼而敗顥率帳下數百騎及南兵勇健者自轘轅而出至臨潁顥部騎分散爲臨潁縣卒所斬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冀州刺史武定中子姿羅襲齊受禪爵例降

顥弟瑱字寶意起家爲通直郎轉中書郎歷武衛將軍光祿少卿黃門郎出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爲大宗正卿封平樂縣開國公食邑八百戶莊帝初幷侍中車騎將軍封東海王食邑千戶俄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又拜車騎大將軍加侍中瑱無他才幹以親屬早居重任兄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爲時人所笑顥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都市出帝初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尚書令雍州刺史子衍襲爵武定中通直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顯祖諸子俱聞道於太和之日咸陽望重位隆自猜謀亂趙郡愆於王度終諡曰靈廣陵夙稱明察不幸中夭惜矣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孝昌之叛蓋不足以責之北海義昧鶺鴒奢淫自喪雖禍由閹言亦自貽伊戚顥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

魏書卷二十一下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下

彭城王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將軍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顯祖崩及有所知啟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三年弗參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舍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高祖辈創解侍中將軍拜光祿大夫復除侍中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以勰行撫軍將軍領宗子軍宿衛左右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後堂梧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凰應德而來豈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

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凰來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未聞降
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宴移
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未也醺情
始暢而流景將頹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
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
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勰詩高祖乃爲
之改一字曰昔郈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
舉非私也勰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
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王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
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曰蠢貂之美
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資耳後幸代
都次於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幟遂行

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達汝可作之
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
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
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詔曰弟勰所生母潘早齡謝世顯號未加
勰禍與身俱痛隨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贈彭城國太妃
以慰存亡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高祖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
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受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疎而兩並異
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愚求而不允愚臣不請
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非獨曹植逵羨於臣是亦陛下踐
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
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汝但克已復禮更何多及高祖親講喪服
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紱失過

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疎抑而不許
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彦遂親傳說將臨講坐慙戰交情
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叡淵明事
超百代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汚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
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敵可敕將
士肅爾軍儀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
宮一向府幕各爲人所獲勰言於高祖曰始有一鳥望旗蹟仆臣
謂大吉高祖戲之曰烏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爾
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高祖曰
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被新野南陽及擢此賊果降時潤誠
哉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達稱天心高祖令勰爲露布勰辭曰臣
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宣揚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
豈足大用高祖曰汝豈獨親詔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
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
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黜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高
祖爲家人書於勰曰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
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
足師範屢有口敕仍執沖遜難違清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捨汝
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
若宗室有衍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
逝不爲恨也勰翌日面陳曰奉詔今專主宗制糾舉非違臣聞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臣處宗之長紉之順接物無
國士之禮每因啟請已蒙哀借不謂今詔終不矜免猶願聖慈賜
垂蠲遂高祖曰汝諧往欽哉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以裨軍

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爲遠矣但汝亦我乃臧已助國職俸便停親
國二事聽三分受一高祖不豫勰内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
肅然人無異議徐審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洛陽及召至勰引
之别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憒願君竭
心專思方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不然便有
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君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
及引入謇便欲進治勰以高祖神力虚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
密爲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乞以身代高
祖翊日有瘳損自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於側飲食
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
勳之禮命舍人宣旨總冀弼六師纂戎荆楚馮北之勳每毗廟筭從
討新野有克城之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效功爲羣將之最也别

當授賞不替厥庸高祖謂總曰吾與汝等早罹艱苦中逢契闊每
謂情義隨事而疎比纏愚經歲危如寒葉非汝孔懷情敦忠孝孰
能動止躬親必先藥膳每尋此事感思殊遠總悲泣對曰臣等宿
遭不天酷恨長世賴陛下撫育得參人伍豈謂上靈無鑒復使聖
躬違和萬國所懸蒼生繫氣寢興之勞豈申荼蓼以破慧景等勳
增邑五百戶又詔曰朕形疲稚年心勞長歲積思成疴頓發汝賴
第六弟總孝均周弟感侔姬旦遺食捨寐勸止必親敦醫勸膳誠
力俱竭致茲保康實賴同氣又秉務緝政百司是憑綱維折衷萬
揆獲濟撫師於霖浩之辰處戎於荐逼之日安外靜内功臣大道
侍省之績可以孔懷無褒翼亮之勤實乃勳存社稷宜有酬賞以
旌國功可增邑一千戶總辭曰臣受遇緣親榮枯事等以此獲賞
殊乖情願乞追成旨用息謗言詔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

中書令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世宗
卽位緐跪授高祖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緐爲變停在魯陽郡外
久之乃入謂緐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緐恨之對曰兄識高
年長故知有夷險彦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
自高祖不豫緐常居中親侍醫藥風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帶罕解
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以遷怒緐每被詶詈言至厲切威責
近侍動將誅斬緐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高祖昇遐陳顯達奔遁
始爾慮凶問洩漏致有逼迫緐內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
貌無異及至魯陽也東宮官屬多疑緐有異志竊懷防懼而緐推
誠盡禮卒無纖介緐上高祖謚議謹案謚法協時肇享曰孝五宗
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仰惟大行皇帝義實該
之宜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曰高祖陵曰長陵世宗從之旣葬世

宗固以緐爲宰輔緐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世宗對緐悲慟每不
許之緐頻煩表聞辭義懇切世宗難違遺敕遂其雅情猶遍以外
任乃以緐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緐仍陳讓又面申前意世宗固執不許
乃述職尚書令王肅等奏臣等聞旌功表德道貴前王庸勳親親
義高盛典是故姬旦翼周光宅曲阜東平宰漢寵絕列蕃彭城王
緐景思內昭英風外發協廓乾規掃氛漢污屬先帝在天鳳旌旋
施靜一六師肅寧南服登聖皇於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
王猷以穆七德丕宣九功在詠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百戶詔
曰覽奏倍增崩絕未足以上酬勳德且可如奏緐頻表固讓世宗
許之世宗與緐書曰□恪〻本諱奉辭暨今悲戀哽咽歲月易遠使迫暮冬
每思聞道奉承風敎父旣辭榮閑外無容頓違至德出蕃累朔荒

馳寇深今遣主書劉道斌奉宣悲戀願父來望必當屈京展洩哀
窮指不云遠緬乃朝於京師景明初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
壽春内屬詔緬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故與尚書令王肅迎接
壽春詔曰五教治樞古難其選自非親賢兼切莫應斯舉王以明
德懋親任屬保傳出君蕃陝入御袞章内外克諧民神攸屬今董
率戎麾威號宜重可復授司徒以光望實又詔緬以本官領揚州
刺史緬簡刑導禮與民休息州境無虞遐邇安靜揚州所統建安戍
主胡景略猶爲寶卷拒守不下緬水陸討之景略面縛出降自緬
之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以
數萬計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餘如故增邑八百戶又寶卷遣將陳
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水軍相繼二百餘里緬部分將士
分攻諸營伯之胡松率衆出戰諸將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

之等僅以身免屯於烽火緬又分命諸將頻戰伯之計窮宵遁淮
南平詔曰王戚尊上輔德勳莫二孤心昧識訓保攸憑比以壽春
初開鎮壓任重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昌茲炎蒸衝蓋飄颯
經略踰時必有虧損淹違詣覲夙夜係情兼制勝宣規威效兼著
公私允稱義所欽嘉雖凱旋有期無申延屬可遣給事黃門侍郎
鄭道昭就彼祗勞徵緬還朝緬政崇寬裕綵毫不犯淮南士庶追
其餘惠至今思之初緬之定壽春也獲蕭寶卷汝陰太守王果豫
州治中庾稷等數人緬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閒進曰果等契
濶生平皓首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力茲愚老
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緬矜而許
之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
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緬至京師世宗臨

東堂引見詔勰曰比鳳凰未一（疑蒼黎）二化故仰屈尊讓綏懷邊
（疑）而寇豎昏迷敢鬬淮楚叔父英略高明應機殄定凱旋今辰伏
慰悲佇勰謝曰臣忝充戎帥撫安新故而不能宣武導恩威懷遐
邇致小豎伯之驅率蟻徒侵擾邊堡非唯仰慙天顏實亦俯愧朝
列春秋責帥臣實當之賴陛下慈深捨過故使愚臣獲免罪責勰
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
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高祖重
其事幹繫維不許雖臨崩遺詔復世宗留連每乖情願常悽然歎
息以詔旨殷勤俛俛應命時咸陽王禧漸以憍矜頗有不法比海
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怠之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
勸世宗遣高祖遺敕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恒州非烈情願固讓
之烈深以爲忿烈子忠嘗在左右密令忠言於世宗云諸王等意

不可測宜廢之早自覽政時將祠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世宗遣
于烈將宿衛壯士六十餘人召禧勰詳等引入見之於光極殿世
宗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沖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
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勰謝曰先帝不以臣虛薄曲垂罔已之澤
出入綢繆公私無捨自陛下龍飛九五屢求解落既爲宰輔所抑
亦不爲陛下所許先歲夏中重塵天聽時蒙優借出爲定州往年
還洛陽敕總戎淮肥雖無功效幸免畀戾云歸未幾復委臣以非
據之任臣頻煩干請具簡聖聽陛下孝深無改仰遵先詔上成睿
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惟今往悲喜交深乃詔曰王宿尚閑靜
志捐世務先帝愛亮之至弗奪此情遺敕炳然許遂沖退雅操不
移朕亦未敢違奪今乃釋位歸第丘園是嘗高尚之節確爾貞固
資履之操邈焉難追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歲月莫就

可量遣工役分給材瓦稟王所好速令制辦務從簡素以稱王心
勰因是作蠅賦以諭懷惡讒構也又以勰爲太師勰遂固辭詔曰
益二儀分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既位唱和之義生焉自古統天
位主曷嘗不賴明師仗賢輔而後燮和陰陽彝倫民物者哉徃而
不返者先民誠有之斯所謂獨善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賢
人君子則不然也屈已以安民艱身以濟物所謂以先知覺後知
同塵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以沖年纂臨寶曆實賴叔父匡濟
之功誠宜永兼將相以綱維內外但逼奪先旨憚違沖挹儉志割
心以遂高素自比水草乖和陰陽失序是以屈王論道庶燮茲玉
燭且師宰從容無廢清尚故周旦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
王義兼家國理絕獨高可遣侍中敦諭世宗又修家人書於勰曰
（格○朱本諱）言奉還告承猶執冲謙（格○朱本諱）實閻寂政術多紕匡弼之寄仰屬親

尊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遣家國遠崇清尚也便願紆降
時副傾注之心勰不得已而應命世宗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
暴虐不法詔宿衛隊主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
諫世宗不納勰既無山水之適又絕知已之遊唯對妻子鬱鬱不
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議
軌制應否之宜而勰夙侍高祖兼聰達博聞凡所裁決時彥歸仰
加以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又
加侍中勰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
魏世子孫三十卷名曰要略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宴處亦
無慢色惰容愛敬儒彥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性仁孝言
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爲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愉搆逆僧固見
逼從之尚書令高肇性既兇悖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爲夫人

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爲后勰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勰於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攜搆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勰無此世宗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世宗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産勰乃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令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令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先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王但飲酒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

勰二下勰大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鐶築勰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而出載屍歸第云王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沖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爲舉哀於東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百姓冤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追崇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故給鑾輅九旒虎賁班劒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輼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謚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羣之美紉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內親藥膳外總六師

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慘奮猛衝戚英略潛通璽衛靈輿整戎振旆
歷次宛謝迄于魯陽迭徙奉居無懟周霍稟遺作輔遠至邇安分
陝恒方流詠燕趙廓靖江西威懾南越入釐百揆庶績咸熙履勤
不憚在功愈挹温恭愷悌心雅寬仁興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
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謚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
達曰宣謚曰武宣王及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
皇后遷神王於太廟廟稱肅祖語在臨淮王彧傳前廢帝時去其
神王

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善武藝少有氣節肅宗初蕭衍遣將犯邊劭
上表曰僞豎遊魂鬬覩邊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藉先
資紹襲厚秩思以埃塵用裨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奉粟
九千斛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克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而不

許之起家宗正少卿又除使持節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
史于時齊州民劉均房頊等扇動三齊蕭衍遣將彭城郡王辯等
搔擾邊陲劭頻有防拒之效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
有異志爲安豐王延明所啟乃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爲
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爲文恭皇后有二
子

韶字世胄襲武定末司州牧齊受禪爵例降
韶弟襲字世紹武定初封武安王邑一千戶武定末中書侍郎齊
受禪爵例降

劭兄子直字方言少知名爲清河文獻王所賞愛起家除散騎侍
郎轉中書侍郎後除通直散騎常侍遷給事黃門侍郎靈太后詔
曰故太師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功高微管協契先朝導揚末命

扶痾濟難効漢北之誠送往奉居盡魯南之節宗社賴之以安皇基由之永固而謙光守約屢撝增邑之賞辭多受少終保初錫之封非所謂追舊報恩念勲酬德者也可以前後所封戸別封三子爲縣公食邑各一千戸庶以少慰仁魂微申朝典

子直封眞定縣開國公出爲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未幾遇患優游南鄭無他政績徵還京師病卒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孝莊踐阼追封陳留王邑二千戸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太尉加前後部羽葆鼓吹

子寬字思猛襲王爵除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壽除侍中撫軍將軍永安三年尒朱兆害之於晉陽無後國除出帝初追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青州刺史重贈司徒

公

弟剛字金明莊帝初封浮陽王邑千戸武定末宗正少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質莊帝初林慮王邑千戸永安三年薨出帝時贈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劭弟子正美貌性寬和肅宗初封霸城縣公邑一千戸歷散騎侍郎太常少卿莊帝卽位除尚書令封始平王與兄劭俱遇害贈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相王如故鑾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劒一百人謚曰貞

子欽字世道襲武定中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爲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略自得懷抱綢繆太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他之義霍光異姓之誠事兼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動俗問言一入卒

不全志嗚呼周成漢昭亦未易遇也

孝文五王列傳第十

廢太子

京兆王

清河王

廣平王

汝南王

孝文皇帝七男林皇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文穆王懷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懌汝南文宣王悅鄭充華生皇子恍未封早夭

廢太子廢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皇太后親爲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

癸丑立恂爲皇太子及冠恂於廟高祖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誡
以冠義曰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
顏色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毋見必拜兄弟必
敬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
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禮高祖皆爲定及
恂入辭高祖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既居皇極之
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
情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
問訊在途當温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高祖每歲征幸恂常留
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
方中庶子高道悦敷苦言致諫恂甚銜之高祖幸容岳恂留守金
墉於西掖門內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勑道悦於禁中
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厥明尚書陸琇馳啓高祖於南高祖
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
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
館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
保李沖並免冠稽首而謝高祖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
古人有言大義滅親今恂欲違父背尊跨據恒朔天下未有無父
國何其包藏心與身俱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待
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爲庶人置之河陽以兵守之服食所
供粗免饑寒而已恂在困躓頗知咎悔恒讀佛經禮拜歸心於善
高祖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乘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高
祖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齎椒酒詣河陽賜
恂死時年十五殮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

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爲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高祖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暴病數日死初高祖將爲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娉彭城劉長文榮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高祖泛舟天淵池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傳曰晝以訪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高祖以光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臣細委之陽烏世宗初爲護軍將軍世宗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世宗每日華林戲射衣衫騎從往來無間遷中書監世宗爲納順皇后妹爲妃而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揚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爲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毆擊之彊令爲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上表勸廣嬪侍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晏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貞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奢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世宗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職求侍要俛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

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邃稱得
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謀殺害王上於是遂爲壇於信都之南柴燎
告天卽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爲皇后世宗詔尚書
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
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
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鏁縶之中飲食自若略無愧
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目見
於至尊於是歔欷流涕絶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
斂以小棺瘞之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
籍追封愉臨洮王子寶月襲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寶月弟寶炬輕躁薄行躭淫酒色孝莊時特封南陽王從出帝没
於關西宇文黑獺害出帝寶炬乃僭大號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
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博涉經
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十
一年封世宗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
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艮宗屢譖懌
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
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酣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
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
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世宗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宣尼以爲深議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誡諫
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
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

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世宗笑而不應肅宗初遷太尉侍中如故詔懌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絶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煞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該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斃於顯戮靈太后以懌肅宗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輔以天下爲已任領軍元义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爲义所疾义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义旨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賓人分明乃得雪釋焉懌以忠而獲謗

乃鴆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义與劉騰逼肅宗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於門下省誣懌罪狀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爲之勞面者數百人

廣平王懷（闕）有貌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世宗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倫俶儻難測悅妃閭氏卽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木之屬時輕與出採芝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絶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任於別第靈太后敕檢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伏牀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悅之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

三蕃其有正妃疾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
位及清河王懌爲元叉所害悅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
之盡其私佞又大喜以悅爲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懌服
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居廬未葬形氣羸弱暴加
威撻殆至不濟闕仿乎阿兒親自循撫悅爲大剉碓置於州門盛
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數偷畏之而嘆息及尒
朱榮舉兵向洛既憶入間疑俄而聞榮肆毒於河陰遂南奔蕭衍衍
立爲魏王號年更興衍遣其將軍王僧辯送置於境上以覬侵逼
及齊獻武王既誅榮以悅高祖子宜承大業乃令入示意悅既至
清狂如故動爲罪失不可扶持乃止出帝初除大司馬卒

魏書卷二十二 終

晉江毛鳳枝氏圖印南